談往錄

談往錄卷下

花村看行侍者偶錄

倭寇始末

倭寇之起、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、友人汪直、葉宗滿等、往嶺南市易貨物、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、折閱計窮、惟學將海質於倭主、責海貲貲易貨回、後(復)勾其黨入寇嶺南、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、倭立

責海償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、海鹽乍浦等處、甲寅二月海（級）鹽龍王塘、轉攻嘉興、三月從陝石至崇德、過石門鎮西去、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、殺掠而去、乙卯海偕平（南）面五郎入湖（浙）西、據柘林乍浦、其黨葉麻、向在崇德貿易、知崇城備寡、擁衆數萬人薄城下、城陷、俘戮數千人、暮屯鄭舍、令妓王翠翹歌而行酒、時胡御史宗

憲方迎浙東、星馳至崇德、取酒百餘瓶、置毒藥誘之、倭[中]采藥死者過半、餘出王江涇、仍督參將盧鏜・總兵俞大猷、率[兵]浙直狼土兵大敗之、朝廷遂拜胡為中丞、海等久屯柘林乍浦、丙辰出犯嘉興皂林、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、麾下兵止三千、及參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、事[急]檄禮、與禪將霍貴道率五十人突之、殺倭百餘、禮所

令嚴肅、自崇德至皂林木及收、兵皆枵腹、忍疾風傷火藥、又外無應援、札與貴道皆陷、倭乘勝圍桐鄉、胡督府引兵至崇德・集諸司問退倭計：崇德呂希周、歸安茅坤、議遣辨士下海諭汪直、〻遣養子毛海峰、欵定海閱謝罷、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、海怒將斬老人、所幸妓王翠翹令（解其縛、老人歸告）慫恿之海（督）遂府狀、乃又遣羅中書諸（詣）海說降、陰賂王

夫人翠翹慫恿之、海遂遣因自謝、因邀督府犒、遂解桐鄉圍、上南至崇德而會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隙、復遣諜說海縳麻陳東以獻、諸酋遂怨、且疑矣、海見衆酋解體、自念縳麻東有功、率酋百餘冑而人平湖求款、督府厚犒之、出居沈家庄、復遣諜為詐書遺其黨、曰徐海受朝廷大官、即日約官兵盡勦、倭酋自出降矣、其党大亂、明日

督府出官兵縱火焚之、海沉河死、諸酋職馬、官兵執兩侍女、一即翠翹、一名綠妹、即海與麻所爭者也、指海沉所、斷海首以獻、先是遣諜下海、厚賂王夫人、使說海降日、奏朝廷封為大總兵鎮海侯、王為一品夫人、改故翠翹誠心欲降、勸海就撫、後以計殺海、翠翹深知為督府所賣、負海意、不自安、海死、王見執、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、王辭

曰、我所以不即死者、為爾輩負約、未與爾輩言之也、今既如此、寧爾負我、我不可負海、赴錢塘江而死、

流賊滋蔓之由

流賊之起、始于裁驛遞、驛遞之裁、倡于御史毛羽健、成于科臣劉懋、羽健娶妾甚嬖、其妻乘傳至、立遣之、來速不及預防、羽健恚極、遂怒于驛遞、倡為裁驛夫之說、而懋附和成之、驛遞一裁、游手千萬人、倚驛遞為生者、無從得食、相率為盜、遂至蔓滋、闖賊得以招集之、流毒中邦、覆滅宗社、兩人

首禍、萬死不足贖、而賣釀于工一婦人、嗚呼、
女禍之酷、伏于袵席、可不懼哉、

前朝宮女

永中董姓老人、京都人也、其妻乃明李宮人、閏田闖賊犯闕、逃竄民間、得自從人、董老絜之南來、入籍嘉興、今老矣、然能言明李宮中事、因言從崇禎帝、每晨起盥漱、四宮女捧紫金盆四、鑲以八寶、一初盥手、經二尺、一漱口、徑一尺、一浴面、徑徇四尺、一再洗手、徑一尺五寸、盥畢櫛髮、宮女與帝櫛髮

宮女與帝櫛髮者最尊、稱管家婆、櫛畢冠帶朝天、乃易便服、御畢膳、羅列丈餘、宮中人皆豐美其食、唯心所欲、頃刻即至、日費三千金為例、至于讌會無不上壽、先皇后、次太子、次諸妃、次諸王、次諸宮女、次諸宦官、宮女宦官、亦有尊卑次序、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、爵用玉或金、或金嵌珠寶、每爵容酒斤許、副之以匜、皆八寶鑲成、極其

工巧、飲饌之物、極天下之珍品、每宴以十萬計、元宵放燈、真珠燈、有高大四五尺者、珠皆顆顆重分許、華蓋飄帶、皆衆寶所成、帶下復綴以小珠、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、宮中諸殿、殿各有數燈、雖與正殿稍殺、然貴重則不異也、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、悉有石欄、欄有蓮椿、椿各置琉璃燈、約數萬盞、遇宮女成群嬉戲、觸墜十餘盞、頃即宦官

易去矣、冬天處〻設火爐、合宮之中、約有数千具、皆金銀為之、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、晨必先起請安、侯帝起又請安行礼、晚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繼至而拜、侯帝臥然後辭去、勅免則不至矣、若帝入正宮、亦須迎拜唯謹、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、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、彈射蹴踘等藝、及工絲竹、歌唱者、約三十餘人自隨、帝則

方巾朱履、隨意往來、語言嬉笑、與常人同、宮人食不隔餐、衣不見水、金珠盈囊、服飾不記其數、迨宮闈大变、亂竄而出、無敢有所携者、回首當年、如同一夢、今日至此、悲感何極、遂流涕不能復言、

賭城損土成讖

神廟宮中、遇(偶)興作料城城之戲、于御前十餘步外、界畫一方城、于城內十字斜正、分作八城、賭春(者)各寫或十兩五兩三兩不等、各占一栽(城)、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後(挂)之、落于禁城者、收眾城之所占、落于眾城者、眾各收其所擲、至戊(戌)年年即失撫順開原等城、此戲已作先兆矣、

都城西（西）有藍靛廠、萬曆間、始建西頂娘娘廟于此、其地素窪下、時有狂人倡為納土之說、從此都城男婦、不論貴賤、筐擔車運、囊盛馬馱、絡繹如織、捐土進納、以邀福利、處女妖姿、借此恣游、身坐轎中、各懷土袋、隨香揹往進、一時狂奔、如此數年、遂有連陽損（捐）地之事、

客氏淫寵

客氏者、光宗乳媼也、光宗少長、客氏先導之淫、宮中舊例、內監與宮女、各配夫婦、自漢已然、謂之對食、宮女藉內監買辦、內監藉宮女縫補、偶俱相比、無異民間伉儷、客氏姿色妖媚、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、客氏且能間之、客氏心善魏忠賢之狡黠、先與之私通、蓋忠賢得奇術、生啗小兒腦、陽

道復生、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氏、客熹宗子夜半特容氏與忠賢為妻、二人在帝左右、播弄非一、又況外廷紛々、其為招權納賄、者熒惑聖聽多矣、善乎御史周宗建疏之曰、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、爭執王聖之弄權、左雄於安帝初年、極諫宋娥之專寵、齊世祖天祐初、以陸令萱之蠱惑、卒至亂其國、凡此三君、召尤致禍、皆由保姆、其言可

謂深切矣、天啟二年九月、賜魏忠賢客氏、各金印一顆、方四寸、四爪龍紐、玉筯篆文、每印九字、分作三行、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、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、每顆金二百兩、御用監製、造中書篆文、內官監製、置金龍印一時伺旨獻諛、糜費萬金、裒越各器、無不至、又非止一印矣、查萬曆二十四年、乾清坤寧兩宮俱寅皇后寶璽焚

於其中、及四十二年分劄福王之國、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、戒諭一道、須用寶璽鈴鐵、神扇矜念財用匱乏、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毛皇后寶璽、施用之、中書謝稷篆上木、終皇后身、不補置造、乃容氏以一乳塭、特鑄金印賜之、賢於皇后遠矣、如此舉動、安得不亡、

心葵囈語

董心葵名廷獻、武進人、農無力、商無本、工無藝、士無學、見賓人賤人憐之、富貴人傲之、性好賭、呼盧、客盈坐、座、以米提之多寡次上下、客謝之曰、爾見吾有銀百萬、與皇帝坐金華殿講語也、其囈語如此、年逾三十、餬口幾不週、不局向勝己者作乞憐計、視延陵尺土、非彼結宿場、偶代交友人坐糧

艘至京、且携家室數口、寓長巷、時在天啟初年、與筦頭劉姓者、各內室而合外戶、兩內人結為姊妹歡、彼有一女、董有一子、締婚媾、心葵則浮浪以度日、給口之外不能贏一錢、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、如汪文言効奔走勞、取中翰拾芥耳、撥朝端局、將中變置之、至如崔魏容三氏、敢衆智囊、士戀厚幣高爵、若心葵躋座自尊、珠履上賓、又

村冰山不久已之掌[孚]白眼操手、視彼炎涼、倫忽榮枯、且暮如雁鶴細翔、審矚下界也、劉姓者、魏瑞微時、曾爲櫛沐幾次、作世外談、稱知識、得時後、無敢望見顏色、一日瑞遊海洵爲野便於郊、劉遑逢遇其傍、亟呼劉范頭、何不來服事殺[我]、劉趨近側、跪稟不敢、魏敢[最]喜與故人話舊、亦喜所識窮乏示恩施予、乃問曰、爾認字否、對曰不能、曰數

目字可曉、曰幼魯讀千字文、百家姓、十百千萬字、能握管為之、魏曰可矣、吾欲於琉璃橋此(北)、蓋造無梁藥王廟一座、爾主收灰收磚、發價記數、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、劉復叩頭而去、歸商、之董心癸、因共肩其任、為之召窯戶、課(灰)商、構石作、與木工盡規定式、呈正魏瑞、々俱依擬、營繕、董率恭年而後成、在魏支費二萬餘、收款領取、劉恣自

為主裁、不與心癸分權計美入、事成、之後、劉仍為舊業而乙、心癸亦不著聞姓氏於其間、時京師有姓冉者、家破頗豐、人命事、詞涉東廠、魏瑞心艷其富、欲下手難其局、冉走別竇、劉範頭介紹、通冉附馬為族兄弟、楠以附馬力致竟意東廠、遂寢所欲、魏心啣之、細訪來因、劉範頭指教也、因大怒、喚入廠、陰令拳勇一揮而致其命、屍亦不得

歸、心癸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、劉妻
亦病殖於室、心癸襄理喪葬、併其室為一家、
不意床下覆金一釜、計三千兩、心癸乍驚、
方悟劉為大有心人、以我為浮浪不羈共
事一年、而不同心以示也、然劉亦未識董
之嵌晦養潛、董念家計維艱、若輕發京人
側眼、疑不祥、且亦佳此三千、且慎之、後見
兩局顛覆、崇禎登極、時事更新、線索改觀、

計穀施遝邇、必附青雲士、遇(偶)過石虎衕衕、有延陵會館、門款墻鐵(趺)、入兩(內)縱觀、草滿堦除、壁棉龍蛇、坐歷見天、傾廊積地、蓋緣萬曆四十餘年、宦局世風、崇尚樸素、貪索名高寓此館者、初則門楄為薪、繼則椽檻佐爨、前人葦席遮穿、後人則折三并兩、更為一、至於廣筵長夜之器用、主以情借、僕以好(仟)費、空空如也、燕居趙女之家、貯內姑不

容外胆不散冷冷然也清淡簡率儉嗇鄙陋、官於此屋爭品、屋亦因此官而告頹、風雨之際、反應走出、以避狂驟、更防頹覆、以全性命、心葵私計曰、此奇貨可居也、乃整其三千金、餙除整葺焉[香]、楣[門楣]輪奐、堂宇弘深、還室仍分內外、繡榻各有東西、秋窓[牲]半開、牙籤之架可抽、看塢金穴、百萬之藏莫窺、真是金馬玉堂之紫府、宣麻調鼎之沙堤、

延陵尊爵屈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
小敦請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總而感後則
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千金萬金之托
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
真奇貫哉三千金買工狀元宰相由是三
公八座上揖其履翰銓臺省參聽音戚畹
勳班常為好會之主爵廠司璫衛時領樗
蒲之旺稍考選講盈千盈萬金諾有神手

說往錄下卷　夫

挽回、厰審係出生入死、當場攢微[撒]言解散、凡進長安札牘、必投之為主人延脫之轄、晚設之衾室為衆、而借廡於寺院者幾半城、殘局傾音、與解鞍陳情者、趾相錯也、然心葵立品温温、自守、絕不作矜張狀、大小禮節、必曲致以友朋之誼、造其家和好如歸、宿之舟[舟宿必]懇留、窮途亦肯贈、仕宦中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、又寬解厰衛邏卒之竊

綢毒剌、敕滅門殺身者甚多、幹辦之能、者

周后知之、內庭衣飾事宜、與宮闈位置、時

遣尚衣局巨璫咨其料理、皇親嘉定伯雲

路周公、倚為左右、手、如是者幾二十年、又

最不及者、不欲一官、羈身、布衣而已、十五

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、京、崇禎帝、御文華

殿、許直言入告、心葵以布衣廷對、賜坐賜

點、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、果否實

故作何堵禦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
進亦稱臣拜賜曲盡辭聖温和叩辭時仍
懇勤宜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稱雍雍成
礼盡辭聖容多怒茲則霽顏目送向日曦
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
處此隨事叨任内省兩臺可即刻援廷獻
又恐蹈三科故轍仍以布衣謝恩歸家而
已宜與再召魯兩遺橐抵里公即亦大痛

德興齋賢之僕、謂賄致多金、必奴輩誑誘、後遂留京、盡寄心葵家、三年中亦不計數矣、後流賊進彰義門、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、為之齋者何巧耶、宜與於六月出都、後心葵為蔣拱宸疏、繫獄候審、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、至順治三年三月、有外入之兵不過三四十人、窩其外廷、索食索料、心葵遣從外歸、困與爭哄、謂供應不及、時心葵曰、

我非當官應值，有多無寡，係我賠出，若竟
不與何如，兵曰不與，殺你，心葵曰爾敢殺
我，衆兵曰，便殺何如，遂殺焉，兵亦他去，不
知何來何將也
董心葵（依）脩葺會館，實為道學之功，臣較
汪文言附道學，多（反）故，道學之禍端，損益
萬倍之，與為汪也，寧董，
附記汪文言，初名守泰，歙縣門役，財（長）充

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父事太監王安
內外交通事敗夕又擬配改令名納中書為
左光斗魏大中之幕賓後典刑

西洋來賓

大西洋十字架、數(敎)産(主)利馬竇也、萬曆三十年、由廣東輿(東)澤其徒龐迪莪、龍化民等五六人、至五羊城、轉入(八)閩(閩)、通上金陵、自言東(來)自大西洋國、路遠十萬、泛海九年、海水崇卑、有上陸(陸)於天下、及於淵之高下、如地之低昂、初出千里鋭(鏡)、自鳴鐘擧童(重)冀(算)法諸事件、較大明國賢愚㮣(萬倍)、出歐邏巴與地

設往錄下卷

圖、按大明國僅掌中一紋、更南大海國不
如也、留都臺省駮極喜極、口讚力勤、心皈
意、愛、尊為西儒、至稱為西土聖人、再出渾
天儀、量天尺、勾股法、莫時測度、卜影景星、
談、玄說與、更莫能說其隱、又曰大統曆已
壞、須修之、更是驚奇、胸色天上之丗天、目
廣地外之地、因咨送燕京、引之達御覽、遣
大宗伯馮琦琢庵、叩所學、疏曰歸化陪臣、

冉曰西儒來賔、又曰鼓吹休明、覩文來化、利馬竇等、非臣非民而曰賔也、改曆之議、談不啻寒、遵承首善書院之室主、為門戶被擊、額其門曰修曆局、畢竟修一字、為改字之底本、宜其三十年後、遂為通徼教師之尊主、嘗見千古來掛冠東門、瞻視異常、重華二千日、享福無不靨驗、明末幾年、夢夢之人、征遂夢夢之天、惟此利馬竇一人、

實為清朝順歷之人、非明朝修曆之人、君臣上下、未見有鑒識品題、畢竟定為何人者、則賓之而已、又曆萬曆末年至泰昌天啟、崇禎御宇一十七年、在京師遙望東北、夕陽時候、紅霞照地、光焰騰燦、無日不然、愚夫俗子、訝為墻外燒荒、文人墨學、占為亢旱風霾、又云蒼龍黃潤、十年後五穀豐登、皆非也、今日思之、物華天寶、猶然彩烟

薇垣、出震發祥、寧不燦儲東海、　清興以來、邦國祥禎、匪可言紀、至侯王宰執、岳牧將帥、以及郡伯郎官、偏禪執戟、何一而非誕育於遼東、握符秉鉞、於中原吳粵等處、者、則當年之紅雲覆蓋、周言吉星官曜、降生出世、或尊或卑、或先或後、三十餘年、而紺絳常綿、致今日襜圭執爵者、雲蒸泉湧、無艾無息也、嘗讀禪史、北宋政和年間、轉運

使蔣穎叔、謁泰明徐神公、慨論世事紛紜、神公曰、天上也不靜、蔣遣五百罡星下界、分作宰官、二十年後果有靖康之變、入劉誠意少年時、赴西湖友人之約、有異雲起西北、劉詳視久之、忽言曰、此新天子氣、在徐淮間、二十年後、吾當輔之、同飲者駭狂妄觀、此一代之興、自有一代之天、一代之人、勝國之耳目瞶耳、明季無人、非西洋利

馬竇來賓徵之、

附記利馬竇大西洋人、奉耶蘇教十字架者、耶蘇為仇人殺身之具也、奉其教而必着架圖於門首、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、教無父母、惟尊天、竇入京師、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、堂制狹長、上如覆慢、倚傍䟽藻繪、詭異、供耶蘇像、像係彩飾平畫、望之如塑、貌三十許人、左手執

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
如怒揚者如喜耳陰輪奧陰準目若矚
口若微右聖母堂貌若少婦女于一兒
也蘇耶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鐙
蓋憚修潔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
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礼葬阜城門
外三里許

項周惡遇

項煜、字水心、蘇州府吳縣人、乙丑進士、文章名世、時尚六朝子書、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、應時丕變、黌宮與較、學使者從不擲三人外、子丑聯捷、皆掄魁選、庶常清華中、又特文彩異衆、閣試館課、必紙貴、誥勅詞命、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、兩入春闈、甲戌榜元李青休竹君、癸未榜元陳名

夏百史、皆出今房、望重識尊、月旦之所宗也、崇禎十七年春、已進宮詹築沙隶鈞意中事、亦撚指間事、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、傳聞李闖登極、詔噴血詔、一夫援首、四海歸心、此比堯舜而多武功、較湯武而無慚德、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、未幾闖賊驅勦、江以南擁立弘光、金閶士民、習俗雖靡、一種貞心勁骨、素最赴義爭先、聞又有請下江

南琉、擁子女以承歡之句、亦不問投刀人

民將水心華櫻廣厦、烈付一炬、至水心教

十年來門生年故、非不遍滿天下、斯時四

首、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生周鍾、潛

匿金沙、係介生世居地、李介生與梓里多

齟齬、最悍訐、又嵩以事外身議成敗者、先

闖介生從賊、宗親鄰社、方振臂拳背、唾唻

戕猪、弟處接見無期、不謂攜侶而歸、遂殺

罪致討、併項擒解、因服泥首、禁陷金陵、詔獄一月餘、西蜀高律(倖)校(枝)樓、以南同鄉會推、大司寇、莅任三月、披牘見情、恨介生平、日誅忠、誣孝、假仁義、以罵天下者二十年、乃提出、會衆觀(開)削(新)毛板、選勇力、卒痛責二十、以快人心、即日題請、同光時亨、武等(係)三人肆市正法、周鑣、雷演祚、勒令自盡、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、時搖草馬士英秉政、

事皆游、移、功令雖著五等從賊、罪、水心、接充助餉例、近地門生歛集、三千金上户部、得出浮獄、高僚乙丑同年、特開一網云、寅夜遇金閶、踰兩越、投四明之二馮元颺、竜、元颷、又伊弟元颺颾、僚新科門生、館之鄉庄、戒嶔、晦、毋示人影、李所攜、侯㑀從不餝、繳恣絃歌、跳舞周周忌忌、月閶明夜靜、呼觴揭調、殺徹遐通、慈水子衿、積怨欲言者乙久、會薙髮令下、

遂號黨揭竿、趨項寓而甘勇心焉、擁送入
縣、眾意亦無甚深仇、縣令為癸未科羅揚
王玉藻、激眾無力、庭訊無詞、胸臆殊甚、絕
無發揮、眾復擁出、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、
繫西門外之大平橋、自上擲下、橋高數仞、
潮水湍激、亂石砐砰、索端仍挽於眾羚之
手、抽棧數過、頹觸於波洄石嵌者數刻、眾
為鼓掌曰、真是項水心也、元颺聞信急奔

救解、已氣絕不及矣、歌舞僕從、自奔竄、無
有顧問主屍若何者、此癸未進士南京刑
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錢兩事皆經目擊
之言也、至周項臨賊、初念甚有足取者、周
主王百戶家、王擬同周卷戰而死、事迅不
及、主人自縊、周亦投繯是矣、徐為一友與
僕解爲固守泣勸、以為萬萬不宜不可、令
己遂成中興世界、何若以中興名宦、甘讓
茲往錄下卷

之

別人、固猶鄉身倒床、顧友人曰、吾豈前世
殺爾父母、奈何不成我之美、其痛言此
如此、瑗項則與倪元璐鴻寶、馬世奇素修、丞
衕街爲、倪馬殉、節、項友有蘇友勸成大名、逐遂與
縱欲俟醉自裁、身後事痛哭流涕、奮書已盈
握、陽呼鬼籙、頃刻分途、矣、忽有甲戌門生
祭忘陸子方馳馬排門、大呼入入朝、今日魏
徵、非老師無人、新任山西學道、隨賊進京者、

水心怒恨、矢口毒罵、彼竟挾之上馬、其僕素與介生之僕為好友、喜顏奔告、黎六達兵提(從)周勢柳(抑)而去、傳聞從城(賊)皆後來境(精)境、然六、從木入朝、志陛根(報)名銓職、刻入縉紳而已、忘(志)陛對闖賊反云、項周是彼門人、項周在志陛寓、慘顏痛飲、呼天噓氣、項書令(朱)何余(奈)何、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、酒後清晨、哭聲多於強笑(笑)、即登極詔詞、皆家鄉親

友莫其死難生光梓里為不克副望、借以污蟣、照百口莫為之辨也、臨難時、明曉大體、受人以德、難其人矣、閭則誤於友僕之救解、項則幾成於蘇人及友之悉思悉、一摠集於門生之馳援、再壞於家奴之嘯歌、使兩人遂其初志、文清文忠之溫流羨、當共俛焉諸公、輝映野千古矣、未嘗不認識其理、未嘗不身為其事、天不肯以全全福予人也、生為名士、死

為忠臣、文章節義存殁爭光、若倪馬諸公、三代至今、有幾人哉、死為忠、生為逆、命也、欲死不死、既生又死、皆命也、文章名世、命非好也、春秋責備、纔見命之不好也、亦皆命也、到此地位、名功富貴不欲、聞父母妻兒不欲見、惟願即刻赴冥、哭叩彼蒼、縱付我上世之福慧者、何心桎梏、我片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、此為極刑、人孰

無死、死所不甘、項永心縱不死難、成大名、若使無黎閭二門生、安知今日不猶然享福、閭介生縱或從賊、彼之力量有餘、功名自任只固惧歸」故鄉、吏使走絕地、致累房師孔于曰、危邦不入、壇金壇圍是羅刹也試看世壬寅年、合城縉紳、盡皆滅門可知矣、

廿夢稟首

宜興陳一教、硼雲康憲也、二子長於泰大來、歘次於鼎琪華、次先戊辰入翰林、長後卒未登狀元、一門富貴盈滿已極、居鄉不飭、其家人致民變、兩翰林潚職、幾硼雲捐館、於泰亦不久繼之、於鼎以父兄素不合於鄉、僦居京口、乙亥年清魁上、金山、於鼎則手書招感友、愆惠殫冠、后海魁就戮、修陳者

達其字蹟於當道、建達繫詔獄、以所禁之室、沿出入、路、人聲嘈雜、日難靜坐、夜不成寢(寐)、百計營求、無畧幽邃處、若口懇提牢主政、為指獄底空地、乃構小精舍(含)一椽、以居之、初入之夕、時值新年、張燈、遣興暢飲、更飲(餘)就枕之、后僻靜深遠、夢魂(魂)懸遠、日高方起、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、徐出視外、無(寂)人聲、異之、四顧同(曰)監各廠房、闃(知)知矣、更異

之、急前趨、叩獄門、門亦及（反）鍵（鍵）、益駭馬、呼門外人、人反驚訝、獄內何尚留人、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、在獄犯人、無論已結未結、盡行驅釋、齎詔官猶恐遲誤、出入高呼者三、豈獨無耳耶、曰移入後室、肆散高呼、夢況不覺也、然獄門不可擅開、眾犯不得再出、會須上聞、再浼提牢具情說堂、大司寇勉其（為具）、疏敘述前因為海寇事、旨意嚴重、

即日處決矣、一晚之安息、竟成百年之大夢、孔子曰、素患難、行乎患難、還須再讀也、嘗聞陳惘雲盛時、族姪陳於庚、報陞都察院左堂、惘雲聞之曰、左堂右堂、不如我家三郎四郎、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、由今觀之、鼎元翰樓（楨）聯發、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、友（反）非吉（吉）兆、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、席中傳抱新生之兒、尊宿熟視、

舉杯祝之曰、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做有不性[恨]之色、尊宿曰、教官自然有壽耳、戴官帽、掛錦繡、張藍[蓋]、體統不與貲郎吏員伍、又壽而官者、自能教子孫讀書、書卷不絕矣、寧非好兒孫耶、合座首肯、旨哉尊宿之言也、陳氏之狀元翰撰、不及一教官萬萬也、

燈廟二市

明朝京師燈市廟即北中原等處、俗謂趕集東南、閩粵等處趁墟是也、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、後從東華門外、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、粥教坊下、繞北延至都城隍廟、綿亘十里、其期燈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、燈市先為燈設也、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、再過

晚始散、燈賣大小、以幾千計、燈本多寡、以幾萬計、自大内二宮、與東西兩宮、及秉刑司禮、世勳現戚、文武百寮、莫不放扶重貲往、以買之多寡角勝負、百兩一架、廿兩一封(對)者、北比、燈之貴重華英(美)、百人工天致必極座世所未有、時年所未經目(者)、大抵閩粤技坳(巧)、蘇杭錦繡、海洋之物料、選集而成、若稍稍隨俗無奇、不敢出也、至珠寶古玩、香綢

磁錦等續貨、易售市、動經千百、豪華局面、冨貴氣象、人欽帝都如此、自世道變古、將三厘銀、置一盞梅花紙燈、堂前清供、家無優夜不設席、自以為道心不亂、氷標可掬、燈貫由是解體、燈夲逢此虧折、皇店酒樓、氣索神冷、止舞來頭和尚、以閑不甯街道遺興、此非樸茂、乃衰薄也、所謂金居不禁、徹夜遊行之事無有矣、燈市甯窮、京師遂湫然

談往錄下卷

無色、廟市乃為天下人備器用、御繁華而設也、珊瑚樹、走盤珠、椢母碌、貓兒眼、盈架懸陳、箱疊貯、紫金、脂玉、犀角、伽倫、商彝周鼎、秦鏡、漢匜、晉書、唐畫、宋元下、物不足為貴、又外國奇珍、內府秘藏、扇墨戔香、幢盒釗劍、柴汝官哥、猛倫譜遷、洋緞綴蜀錦、宮枚葉繡、世不常有、目易見、諸物件應接不暇、饒彼碧眼胡商、飄洋番客、腰纏百萬、列

肆高談、日至之期、官為給假、使而為留車、行行觀看、列列指陳、後必隨之、以扶手擠之以箱匣、率之以紀綱戚友、新到之物必買、遷用之物必買、奇異之物、必買、布帛之物必買、可以奉上之物、必買、可貽後人為鎮必買、妻媵燕婉之好、必買、仙佛供奉之用必買、兒女婚嫁之備、必買、公姑壽誕之需必買、冬夏着身之要、必買、南北異宜之具

必買、買、職官之所宜有必買、衙門之所宜備
必買、未提稱究、不避人見、置辦山積、無人
敢議、自世道變古、有其用、有其力、不欲有
其名、心所愛、風所訪、至期必欲置、又不欲
露人之耳目、覩見其好尚、當日不出者十
之七八、日不見所欲、此心不亂、偶出而遊
行、低頭清看、間價、飽眼而已、使坐賈巨商、
怒自(目)怒視、莫格法焉、高閣置(束)、由是遠近輿

販之入〻、累足不前、鉅本深藏之客、聞風先遁、惟有本處二三老圃、荒場廢墓、種植胡瓢瓠、纏葺匡藍、充塞街衢、即有一二擺設、俱已破爛雜碎、物不成器、價不盈貫者、廟市窮。京師遂大窮、欲如漢之墦上、唐之曲江、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、即金人之蔡州、猶藉商賈貨物、元兵攻圍百計、支應圍守、三百七十日而後散、非若明朝之京師、單

民官宦皆為朝不謀夕聊且茍存之營業、宜乎流賊一到而崩潰、棹首不顧棄之如敝屣也、

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為勝事、

談往錄下卷終、